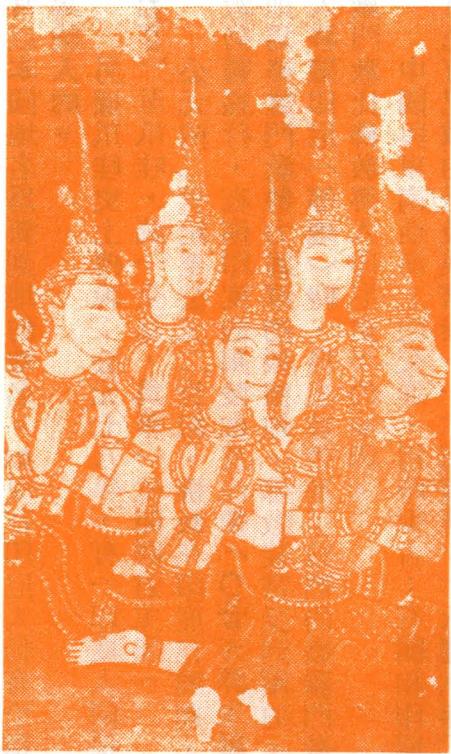


印尼古代佛教考

第一章 佛教的傳入（公元五世紀初至七五〇年）

第一節 中印文化的影響

印度尼西亞（Indonesia），中文簡稱印尼；位於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，北緯六度至南緯十一度，東經九十五度至一百四十一度，佔東南亞海島國家的部份，由大小三千多個島嶼所組成，總面積為一九〇四三四五平方公里，人口現在已達一億以上。印度尼西亞古史無可考。但因東南亞介於中印兩大國之間，為古代中印海上交通所必經之地，印尼為重要中心地點之一。公元一世紀前後，中國人和印度人已抵達印尼，建立了外交和商業的關係。中國僅通過使節不斷的往還，而印度移民却直接帶進他們的文化，特別是宗教文化，先是傳入了婆羅門教，然後是佛教，因此在早期的印尼史上，曾先後建立許多個印度化國家，影響最為深遠。



今日印尼是一個回教勢力的國家，這是自十三世紀後葉才開始；在這以前，佛教曾在印尼興盛達七八百年之久，婆羅門教也很流行，可惜印尼早期沒有歷史記載，或者湮沒了。現在只能根據中國一些古籍記錄，及現代學者對印尼古代宗教遺蹟的考證資料，來編寫這篇文，當然不能求其完整性和時間連貫性。

中國與印度的交通，起源極早。尤以佛教的傳入，自漢朝迄唐代，其所經通道，不外乎西域和南海兩道。今就南海而言，當時我國高僧往印度求法，或由南方來華譯經的外國沙門，其行程多經海道。中國史籍中所稱之南海或南洋，即指現在的東南亞一帶。

印度人對東南亞的認識，在公元前二世紀完成的羅摩衍那（Rāmāyana）史詩中，就記有大麥島（Yavadvipa）和金銀島（Suvarṇa-rupyaka-dvipa）^①地名^①。據學者考證，前者指今日印尼的爪哇（Java）或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；後者指今日緬泰至馬來一帶。到公元一、二世紀，印度移民更開始大量湧入東南亞，從事商業活動和文化宣揚。

印度人對東南亞的認識，在公元前二世紀完成的羅摩衍那（Rāmāyana）史詩中，就記有大麥島（Yavadvipa）和金銀島（Suvarṇa-rupyaka-dvipa）^①地名^①。據學者考證，前者指今日印尼的爪哇（Java）或蘇門答臘（Sumatra）；後者指今日緬泰至馬來一帶。到公元一、二世紀，印度移民更開始大量湧入東南亞，從事商業活動和文化宣揚。

史詩中所稱的大麥島，是由梵文 *Yava-dvipa* 組成，*Yava* 譯爲穀粒、大麥，*dvipa* 譯爲島、嶼、洲，合譯爲大麥之島。這可能是印度人初到印尼時，見島上長着許多麥粒而起的名稱。又梵文 *Yavadvipa*，古爪哇語轉讀爲 *Javadvipa*，所以後來 Java 中譯爲爪哇。

據萊佛氏所著爪哇史（T. S. Raffles: *History of Java*）記載印尼古代建國傳說：「訶陵（Kling，即 *kalinga*）昔曾遣戶口二萬往爪哇島，彼等既至，人口增加，日趨繁榮，其時人民尚未開化」^②。訶陵建國約在公元初，建國者是來自南印度的羯陵伽（*kalīṅga*，大唐西域記作羯餗伽）族人，因印度人移植到外國時，常以本國地名爲新到地的地名。如現在印尼人仍有沿稱印度人爲羯陵人的。

另據爪哇史上傳說：公元七八八年，有一印度人阿提沙迦（Ādi Śāka）至爪哇，統一全島，爲第一位開國君主^③。

公元前二世紀至公元二世紀，佛教在印度已興起，而婆羅門教仍舊盛行，在南印度的羯陵伽及注鞏（*Cola* 亦譯朱羅）等地，則爲婆羅門教勢力雄厚的根據地，佛教徒常受到壓迫。當南印度人移植印尼（等地）時，自然就帶進了他們的婆羅門教，這是婆羅門教比佛教傳入印尼更早的原因。

中國與東南亞海上的交通，爲時很古；有關和印尼的來往，首先有記載的是後漢書卷一六南蠻傳：「永建六年（一二一）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，帝賜調便金印紫綬」^④。這裏的葉調，即指爪哇島，是梵文 *Yavadvipa* 的對音。其後如法顯傳稱耶婆提，宋書作闍婆婆達，高僧傳作闍婆，唐書中訶陵又作闍婆，都可與梵文對音。直至元代島夷志畧一書，才新譯爲爪哇。這些不同的譯名，在歷史上都泛指現在印尼的爪哇或蘇門答臘，這因爲政治勢力和國土範圍是時常發生變動的。古時亦有稱爪哇島爲大爪哇，蘇門答臘爲小爪哇。這在下文中，還要論到這些不同的譯名。

公元二世紀後葉，希臘地理學家托利彌（Ptolemye）著地理志（*Gesgraphike Syntaxis*）一書，卷五至卷七亞洲地理，卷七中說：（耶婆調 Iabadiou）此言大麥島，地土饒沃，多產金。」

此耶婆調一名，與梵文 *Yavadvipa* 對音亦相合^⑤。

約在公元四〇〇年，印尼最早的古國多羅磨（*Taruma*）建立，據有西爪哇沿岸一帶；因在茂物（*Bogor*）附近的巴都利斯（*Batutulis*），發現一巖石，上有二足印，並附梵語刻文說：「此乃以忠誠無敵之多羅磨國補羅那跋摩（*Pūrvavarman*）陛下之御足跡。陛下爰舉義師，助摧敵。」從這簡短的刻文，可知當時印尼的西爪哇，有好幾個國家，時常戰爭，而以多羅磨國最强。並且國王補羅那跋摩爲一梵名，來自印度，或是早期印度人移往爪哇的貴族後裔^⑥。

多羅磨國信奉婆羅門教，今雅加達海口附近的杜固（*Tugu*），亦發現補羅那跋摩王樹立一石碑，紀念開鑿運河，灌溉無數良田，國王曾供施一千頭牛給婆羅門僧人，表示向神謝恩，所祭之神爲毘濕奴（*Vishnu*，印度教三大神之一，司守護）^⑦。

法顯法師，於晉朝隆安三年（三九九），遵陸路往印度求法，在外十五年，義熙十年（四一四），循海道歸國。當他離開錫蘭（四一四）歸國途中，遇到颶風，船漂至耶婆提（*Yavadipa*），爪哇或蘇島），法顯傳記述如下：

「卽載商人大船，上可有二百餘人……如是大風，晝夜十三日，到一島邊，潮退之後，見船漏處，卽補塞之。於是復前……九日許，乃到一國，名耶婆提（*Yavadipa*）。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，佛法不足言。停此國五月日，復隨他商人大船……東北行趣廣州」^⑧。

從這一段記載裏，我們可以知道法顯法師在公元四一四年，回程經過耶婆提，即指現在的爪哇，或蘇門答臘，當時親見印尼婆羅門教興盛，佛教信仰是不足言的。

註：① 羅摩衍耶（*Rāmāyana*）爲印度二大史詩之一，長二萬四千頌，分爲七章。第四章四〇—三〇中記載：「至大麥島七寶莊嚴，金銀島金礦爲飾。」又說：「大麥島有七個國家，富於金礦。」見許雲樵著《南洋史》五三頁。及日文龍山草眞著：南方佛教的樣態，二三七頁。

又此史詩中二地名，亦有學者將前者 *Yavadipa* 譯爲金銀島，後

者 *Suvarṇarūpyak-dvīpa* 緒譯爲金地（國），因古時下緬甸、泰

、爪哇、蘇島都出產金銀。

② 南洋史，一二四頁。

③ 阿提沙迦（*Ādi Sāka*）曾爲印度象臣王般陀羅（*Pandara*）的宰

相；傳說於大曆元年（印度曆法一稱，稱 *Saka* 塞伽，遲於公元七八八年，曾輸入東南亞，稱爲大曆）至爪哇爲王。

④ 後漢書卷六帝紀引註中，亦有類同記載。

⑤ 南方佛教的樣態，二三八頁。及南洋史，五三頁。

⑥ 及⑦ 南洋史，一七〇頁。又日文東印度的佛教文化，一〇至二一頁

。按一六〇一年荷蘭人統治印尼時，組織聯合東印度公司（*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* 簡稱 *V. O. C.*），管理屬地行政

。東印度即指荷屬時的印尼。

⑧ 大正藏第五一冊，八六六頁上。

第一節 小乘佛教的傳入

法顯法師稍後，有罽賓國（*kaśmir*）三藏法師求那跋摩（*Guvavarmān*）抵達印尼，度化王母及國王皈依佛教，佛法就開始盛行起來。依高僧傳卷三求那跋摩傳記述如下：

「求那跋摩，此云功德鎧……年二十出家受戒……至年三十……辭師違衆，林棲谷飲，孤行山野，遁迹人世。後到師子國（錫蘭），觀風弘教，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，儀形感物，見者發心。後至闍婆國（*Yava*），初未至一日，闍婆王母，夜夢見一道士飛船入國，明旦果是跋摩來至。王母敬以聖禮，從受五戒。母因勸王曰：宿世因緣，得爲母子，我已受戒，而汝不信，恐後生之因，永絕今果。王迫以母勅，卽奉命受戒，漸染既久，專精稍篤。頃之鄰兵犯境，王謂跋摩曰：外賊恃力，欲見侵侮，若與鬥戰，傷殺必多，如其不拒，危亡將至，今惟歸命師尊，不知何計。」

跋摩曰：暴寇相攻，宜須捍禦，但當起慈悲心，勿興害念耳。

王自領兵擬之，旗鼓始交，賊便退散，王遇流矢傷腳，跋摩爲咒水洗之，信宿平復。王恭信稍殷，乃欲出家修道，因告群臣曰：吾欲躬棲法門，卿等可更擇明主。群臣皆拜伏，勸請曰：王若捨國，則子民無依，且敵國凶強，恃險相對，如失恩覆則黔首異處

，大王天慈，寧不愍命，敢以死請，申其悃幅。王不忍固違，乃就羣臣請三願，若許者當留治國。一願凡所王境，同奉和尚；二願盡所治內，一切斷殺；三願所有儲財，賑給貧病。群臣歡喜，僉然敬諾，於是一國皆從受戒。王後爲跋摩立精舍，躬自琢材，傷王脚指，跋摩又爲咒治，有頃平復。道化之聲播於遐邇，鄰國聞風，皆遣使要請。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，遠挹風猷，思欲餐稟，以元嘉元年（四二四）九月，面啓文帝，求迎請跋摩。當卽勅交州刺史，令泛舶延致。觀等又遣沙門法長、道冲、道雋等往彼祈請，並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，必希顧臨宋境，流行道教。跋摩以聖化宣廣，不憚遊方，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，欲向一小國，會值便風，遂至廣州……元嘉八年（四三一）正月，達於建業（今南京）」①。

從上面這段引文中，我們可以知道在公元五世紀初，求那跋摩至印尼傳播佛法（四二四前至四三一之間），是非常成功的，得到王母和國王婆多伽的皈依，求受五戒，至建立精舍，護持宏揚佛法，最後全國人都信佛受戒了②。

公元四三五年，印尼曾遣派使者來中國宋朝入貢，宋書卷九十七闍婆婆達條說：「闍婆婆達國，元嘉十二年（四二五）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：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，敬禮一切種智，安隱天人師，降伏四魔，成等正覺，轉尊法輪，度脫衆生，教化已周，入於涅槃，舍利流布，起無量塔，衆寶莊嚴，如須彌山，經法流布，如日照明，無量淨僧，猶如列宿……王有四海，闍浮提內，莫不來服……我雖在遠……常遙臣屬……今奉微物，以表微心。」表文之中，多用佛教術語，可證當時闍婆王是信仰佛教的。

考闍婆婆達國名，應爲闍婆（*Yava*，轉讀 *Java*），婆達是衍譯；或稱闍婆達（*Yavadvipa*→*Javadvipa*）亦可，婆字重出。同時在宋書中又記載，在闍婆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奉表之前後，又有呵羅單國、槃皇國、槃達國，數往中國朝貢，可證當時印尼不止一個國家。

前節中所說的訶陵國，到了公元六四〇年，在中爪哇日漸強

盛起來，爲諸國之首。新唐書卷二二二「詞陵傳」說：「詞陵（kling，即羯陵伽^{kalinga}）亦曰闍婆（Java），曰社婆（Java），在南海中，東距婆利（Bali今峇厘），南瀕海，北眞臘（kamboja今柬埔寨）……王居闍婆城，其祖吉延東遷於露伽斯城，旁小國二十，莫不臣服。」^③

詞陵爲一印度化國家，當時佛教已流行，以小乘爲主，依唐義淨法師所著「大唐西域高僧傳」一書可獲得證明，今節錄其中經印尼的求法高僧如下：

有新羅僧二人，自長安出發，後汎船至室利佛逝國（Srivijaya，初建國蘇島的勃琳邦 Palembang，今巨港）西婆魯師國（蘇島西岸），遇疾同亡。

常愍禪師，幷州人，附舶往詞陵國（kalinga, Java），又往末羅瑜（Malāyu 今蘇島中部的占卑），欲詣印度，途中舟沉身亡；有弟子一人亦同亡。

明遠法師，益州清城人，先至交趾，得交州人窺冲爲弟子，同船至詞陵國，次至錫蘭和印度。後在印而終。

會寧律師，成都人，麟德年中（六六四至六六五），汎船至詞陵（宋高僧傳二，亦作波凌），停住三載，與詞陵國多聞僧人若那跋陀羅（Jñanabhadra，此云智賢），共譯「大般涅槃經後分」（二卷），遂令小僧運期奉表齋經往中國，後返詞陵，回復智賢、會寧，於是會寧方往印度，後客死。

運期師，交州人，與曇潤從智賢受具。旋廻南海十餘年，善崑崙音，頗知梵語，後便還俗，住室利佛逝國。曇潤洛陽人，南行交趾，欲往印度，汎船至詞陵北渤盆國，遇疾而終。

彼岸、智岸二法師，同是高昌人，少長京師，後欲往印度，與使人王玄廓（應是王玄策之訛）相隨，汎船海中，遇疾而亡。所帶漢本瑜伽等經論，留在室利佛逝國。

無行禪師，江陵人，與洛陽智弘律師爲伴，泛舶至室利佛逝國。國王見從大唐天子處來，倍加欽敬。後乘王舶，經十五日達末羅瑜洲，又十五日到羯荼國（kedah 今馬來亞之吉打）。後至印度。

以上節錄求法高僧十四人：計新羅二人，中國九人，交趾（越南北部）二人，詞陵國一人^④。他們比義淨時間稍早。所可注意的，當時印尼（詞陵）有一位多聞博學高僧若那跋陀羅（智賢），及室利佛逝國王對華僧的禮敬，可見當時印尼佛教很盛行。義淨法師，年十五便萌志西遊求法，至三十七乃成行，咸亨二年（六七一）初發足番禺（今廣東省縣名），得法侶數十人，及將登舶，餘皆退罷，淨奮勵孤行，備歷艱險，經二十五年，歷三十餘國，於證聖元年（六九五）歸國。

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下記述行程說：「於時咸亨二年（六七一）……至十一月遂乃面翼軫，背番禺……未隔兩旬，果之佛逝（Śrivijaya，今Palembang），經停六月，漸學聲明，王贈支持，送往末羅瑜（Malāyu，今 Jambi）（原註說：今改爲室利佛逝也）。復停兩月，轉向羯荼（kedah），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，漸向東天矣。從羯荼北行十日餘，至裸人國（Nicobar島），……從茲更半月許，望西北行，遂達耽摩立底國（Tāmralipti），即東印度之南界也，……十載求經，方始旋踵言歸，還耽摩立底……過羯荼國，所將梵本三藏五十餘萬頌，唐譯可成千卷，權居佛逝矣。」

同書卷下貞固傳說：「淨於佛逝江口升舶……遂以永昌元年（六八九）七月二十日達於廣府……所將三藏五十餘萬頌，並在佛逝，終須覆往……有僧貞固……斯爲善伴……即以其年十一月一日附商舶去番禺，望占波（越南）而陵帆，指佛逝以長驅。」從上面兩段引文中，我們可以考察義淨往印度求法，曾三次在印尼（佛逝國）停留，時間共達十年以上：第一次於六七一年冬自廣州出發，在佛逝經停六月，先學聲明（梵文），至次年十二月乘王舶往印度。第二次在求經十載後，經還佛逝權居，約在六八三至六八九年之間，然後返廣府。第三次六八九年再往佛逝，目的爲取回三藏經論，至六九五年始歸國^⑤。

義淨法師在佛逝居留十年以上，對當時南海各國情形，尤其是佛教，必知道很詳細，可惜沒有留下專書記載。但我們從他所著的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」和「南海寄歸內法傳」兩書中，仍

可獲得概要的描述。

首先關於室利佛逝國 (*Srivijaya*) 的起源，有一考察的必要。其次也可從出土四塊碑銘獲得證實，碑刻是用古爪哇語（亦稱古馬來語），為一種梵文和古爪哇語的混成文字，但字體很近一種南印度文。

第一塊碑銘是在巴淋邦（今巨港）附近凱杜肯布吉 (*kedukan Bukit*) 出土，刻文記述公元六八三年，國王於四月十三日出兵一萬，乘船向末羅瑜（今占卑）進攻，至五月八日戰勝⁽⁶⁾。

第二塊碑銘是一九二〇年於巨港之西塔廓土烏 (*Talang Tuwo*) 發現，誌明立於六八四年正月十七日，敘述闍耶那沙王 (*Jaya-nāśa*) 曾命令建一所放生園，名叫室利刹多羅 (*Sriksētra*)；

碑上並附有祈願文：「一切衆生，常行佈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修習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」又說：「彼等正見堅固，得大士金剛身 (*Mahāsattva - vajrasarīra*)、無比力、勝利、宿命智、諸根不缺，身相完滿、安樂、欣悅、安靜、正直、梵音。又彼等生男子，皆獨立生存；成如意珠寶藏 (*Cintāmaṇinidhāna*)；戰勝生（死）、業、煩惱，成無上現正等覺」⁽⁷⁾。從祈願文考察，當時室利佛逝亦流行大乘佛教。

另一塊碑銘，都是六八六年立，一在占卑發現，譴責邦加島 (*Banka*) 等地，藐視王法。一在邦加島出土，記述闍婆國（中爪哇）不肯輸誠，室利佛逝誓師越海征討。

現在我們再來回顧義淨法師在印尼所見的佛教情形，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記當時印度及南海佛教，主要分為四部，即大衆部 (*Mahāsaṅghita*)、上座部 (*Sthaviravāda*)、根本說一切有部 (*Mūlasarvāstivāda*)、正量部 (*Sammatiya*)。關於南海佛教又說：「然南海諸洲有十餘國，純唯根本有部，正量時欽，近日已來，少兼餘二。」（原註云：從西數之，有婆魯師洲、末羅遊洲一

即今尸利佛逝國是一、莫訶信洲、訶陵洲、咀咀洲、盆盆洲、婆里洲、掘峯洲、佛逝補羅洲、阿善洲、末迦漫洲，又有小洲，不能具錄）斯乃咸遵佛法，多是小乘。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。諸國周圍，或可百里，或數百里，或可百驛，大海雖難計里，商舶串者准知」⁽⁸⁾。

依日人高楠順次郎英譯西域南海求法高僧傳 J. Takakusu: A 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as practised in India and the Malāy Archipelago. 1896. 其中「導言」第三十九頁解說國名及確定方位如下：婆魯師洲 (*Baros*) 在蘇島的西岸；末羅遊洲 (*Malāyu* 即室利佛逝) 在蘇島東岸的巨港一帶；莫訶信洲 (*Mahasin*) 在爪哇西部；訶陵洲 (*Java*) 在爪哇中部；咀咀洲 (*Kelantan*) 今馬來吉蘭丹；盆盆洲 (*Pranpuri*) 在汶萊島南岸；婆里洲 (*Bali*) 即今峇里島；掘峯洲 (*Gurun*) 在孟加錫海峽之沿岸中心地方；佛逝補羅洲 (*Vijayapura?*) 在汶萊島北岸；阿（訶？）善洲在汶萊島東北岸；末迦漫洲在汶萊島東岸中部⁽⁹⁾。

再考義淨所譯「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」卷第五中夾註說：「從斯（南印度）兩月汎舶東南到羯荼國（馬來亞之吉打），此處佛逝……到末羅遊洲，今爲佛逝國矣……又南海諸洲咸多敬信，人王國主崇福爲懷。此佛逝廊下僧衆千餘，學問爲懷，並多行鉢，所有尋讀，乃與中國不殊，沙門軌儀，悉皆無別。若有唐僧，欲向西方爲聽讀者，停斯一二載，習其法式，方進中天，亦是佳也。」⁽¹⁰⁾

又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敘述印度、中國等各地著名三藏法師，其中有「南海佛逝國，則有釋迦鷄栗底 (*Sākyakīrti*)」（原註云）今現在佛逝國，歷五天而廣學矣。當時有很多學僧前往研究佛法；義淨亦會親筵學習⁽¹¹⁾。同書又說南海十洲，齋供更比（印度及華夏）殷厚⁽¹²⁾。南海諸國，亦有尼衆，居尼寺，並皆乞食資身，居貧守素，但利養稀少⁽¹³⁾。

求法高僧傳中，與義淨同在佛逝，或有法侶關係者，記有五人。

大津法師，澧州人，六八三年振錫南海，泛舶達尸利佛逝。

停留多年，解崑崙語，頗習梵書。六九一年五月十五日，義淨遣其歸國，附新譯雜經論十卷，南海寄歸內法傳四卷，西域求法高僧傳兩卷。

貞固律師，鄭地滎川人，六八九年，與義淨同往佛逝，收取所齋梵本；六九五年同返廣府。

貞固弟子一人，俗姓孟，名懷業，隨師至佛逝，解骨崑語，頗學梵書，後戀居佛逝，不返番禺。

道宏者，汴州雍丘人，與義淨、貞固等共至佛逝；同返廣府。法朗者，襄陽人，隨義淨同船至佛逝。學經三載，梵漢漸通，往訶陵國，在彼經夏遇疾而卒^⑭。

總觀前文，可得一綜合概念。自公元四二四年（可能更早些），罽賓（亦稱迦濕彌羅）國求那跋摩至印尼遊化，佛法遂開始盛行。再從義淨各種著錄，及印尼本身出土碑文，得知室利佛逝於七世紀後葉，乃漸強盛，為南海各國中之喬楚，勢力範圍包括今日印尼本國各島，亦伸展至馬來半島和婆羅洲。而當時十餘洲（國），咸遵信佛法，多是小乘，且以根本有部為主，正量部亦受到尊敬，亦兼研究大乘部和上座部。其中室利佛逝佛法更是興盛，僧衆千餘人，以研究教理為重，且有一位著名三藏法師釋迦鷄栗底，時僧入都往親近就學。義淨更勸諫我國西行求法華僧，應先停經佛逝（印尼）一兩年，學習軌儀及梵文，然後再往印度，可見當時佛教的盛況。

註：① 大正藏第五〇冊，三四〇頁。

② 法顯歸程所經耶婆提，雖記「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，佛法不足言」，其意是說耶婆提外道婆羅門教興盛，佛法很稀少不足言，並未完全否定沒有佛法。

舊唐書卷一九七訶陵傳，有類似之記載，但較簡畧。

以上十四高僧，詳見大正藏第五一冊，二頁下至九頁中。

七二年，曾由「王贈支持，送往末羅瑜（原註云：今改為室利佛逝也）」；及南海諸洲條「末羅瑜洲，即今尸利佛逝國是」，是

記六八三年以前事，末羅瑜國當時還存在，到六八三年，末羅瑜被佛逝兼併，遂改稱室利佛逝，所以義淨所記是不矛盾的。

南方佛教的樣態（日文），二四九—二五〇頁。

大正藏第五四冊，二〇五頁上、中。
南方佛教的樣態（日文），二四三頁註（1）。

大正藏第二四冊，四七七頁下。

大正藏第五四冊，二二九頁下。釋迦鷄栗底，亦譯釋迦稱，造有「手杖論」一卷，義淨譯，見大正藏第三二冊，五〇五—七頁。

大正藏第五四冊，二〇九—二一頁，齋供規則條。

同上書，二一六頁，尼衣喪制條。

以上五人，詳見大正藏第五一冊。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，自一〇頁至一二頁。

⑭ ⑬ ⑫ ⑪ ⑩ ⑨ ⑧ ⑦

第三節 大乘佛教的傳入

如前面所述，義淨說南海諸國，「斯乃咸遵佛法，多是小乘；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。」此一末羅遊，在室利佛逝未强大前，應為一獨立國家，位置在今蘇島占卑（*Jambi*，載籍作詹卑）。曾在公元六四四年遣使至中國進貢，據冊府元龜紀載：「貞觀十八年（六四四）十二月，摩羅游國遣使貢方物」^①。此摩羅游，應即義淨所說之末羅瑜（或末羅遊）。義淨約在六七二年，由佛逝至末羅瑜，停留兩月。此外求法高僧經末羅瑜的，還有常愍、無行、智弘等。

義淨記述南海諸國，多是信奉小乘，唯末羅遊少有大乘，可見大乘佛教亦由印度傳入當時印尼的占卑等地。末羅瑜的衰亡，是由於室利佛逝的興起。前節第一碑文，曾誌明室利佛逝國王於六八三年發兵二萬，而戰勝末羅瑜。南海寄歸內法傳亦說：「末羅瑜洲，即今尸利佛逝國是」，證明已被兼併。

又今日考古發掘所得的證據，末羅瑜和室利佛逝二國，當時中心地是在占卑和巨港，已無疑義^②。如果前者被後者所吞滅，並佔有其土地，則大乘佛教亦在室利佛逝繼續流傳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註：① 許雲樵著：南洋史，一八二頁所引。

② 同上。